

秋天的思绪

■寒朴

白露,象征着孟秋时节的结束和仲秋时节的开始,是反映自然界天气渐渐转凉、寒生露凝的节气。仲秋,一个让人思绪飞扬、浮想联翩的时节。苍天辽阔,柔柔白云,卷舒自如,显得是那么清晰、动人、舒爽、通透,天地仿佛被打上了美妙的滤镜。

秋风占尽岁月的芬芳,秋花魅惑老去的柔情。说起来,人的情感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东西,总有那么一些人、一些事让人刻骨铭心,总有一个瞬间让你泪流满面。也有许多事永远地沉寂在悠长的岁月中,唯一不变的是对老家的依恋。

老家是我心中最美的画卷。我感恩老家,当年冀鲁边区那个抗战时期的红色堡垒村,那片湮没在苍茫天地间并不肥沃的土地,养育了许多前赴后继的好儿女,而今仍在继续引领着后来者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,开拓进取、勇往直前。

老家是一盏不眠的灯。你出门在外,无论年轻,还是年老,走多远、走多累,都不会淡忘对九泉之下先辈们的缅怀,不能忘却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。

乡情在血脉里流淌,既有回顾也有畅想,既有感恩也有愧疚。从父老乡亲那里我懂得了:做人,不仅要阳光,还要自信,更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,去做一个清

澈的人,一个善良的人,一个坦坦荡荡的人。守住一颗心,学会爱惜自己,学会珍惜生活,学会用爱来为人处世,就是最爽最值得。

或许是出身农村的缘故,我特别喜欢秋天。每当走进秋天,就犹如走进一幅画、一幅色彩斑斓的画。秋天,是一个金色的季节,美丽的季节,凉爽的季节,丰收的季节。细细想来,人生的长河,又何尝不是一条斑斓闪烁的彩带。

随着岁月的轮回,自己已经少了那种年轻时的幼稚与冲动、无知与鲁莽。而那如烟的过往,饱含着生命的历练,提炼了人生精华。

回望走过的岁月,我们不难发现自己在不同的年代演绎着不同的经历。或许,我们因为年轻而朝气蓬勃,在很多事情上义无反顾地选择,有时不被人理解。我们在经历了岁月磨砺之后,学会了脚踏实地、淡泊名利,静心思考、宽厚待人。又因为遇到了真诚的良师益友,而不断校正着人生的航向,严于律己,战胜自己,完善自己,受益终身。

凡是过往,皆为序章,行而不辍,未来可期。人生应该是:记得昨天,把握今天,向往明天,以最小的懊悔追忆昨天,尽最大的努力珍惜今天,用最美的希望

追逐明天。

人生步入老年,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:生活是一条静静的溪流,那淙淙的水声、秋天的韵致,并不需要别人懂得,需要的是那心灵深处的感悟;生活是一曲多彩的旋律,不需要那些刻意的做作,需要的是我们静心的聆听,感悟其中的意境。

人生最精彩的,从来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,而是在奋斗中追梦、筑梦、圆梦的过程。只要心无旁骛,不在乎名利,努力过,拼搏过,便不会后悔。甘于平凡的人,往往最是不平凡的,平凡者身上彰显出非凡的力量,平凡的生活往往孕育着不平凡的故事,平凡岗位上续写着不平凡的人生。

漫步秋天,思绪飘逸。每个人心中,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原野,尽管有时贫瘠,却充实,有时简单,却幸福,有时疲惫,却欣慰。

生活是一种不断的开拓和超越。我们需要的是不断地把握自我、战胜自我、提升自我,让坚强的信念、无穷的动力成为人生的储蓄。人生在世,得也好,失也好,守住心灵深处的本真和质朴,是一种良知,更是一种幸福。

生活手记

烟火人间

乡间大锅菜

■李胜利



假日,老家的二伯要给儿子完婚。我和爱人前去道喜。

乡下的婚事也很热闹,二伯家请来了“一条龙”式的婚宴厨师,炒菜、上菜、洗碗全是“一条龙”服务,主人不必操心。

倒是婚宴前一天中午的这顿饭引起了我的好奇。只见院内支起一口大锅,满满地炖上一锅菜。到中午吃饭时,前来帮忙的妇女给每个人盛上一碗。

不论是帮忙的人,还是前来道喜的客人,都吃得津津有味,满头大汗。

这大锅菜看似简单,其实做起来很麻烦。讲究的人家,在大锅菜上很下功夫,以显示主人家的富有和身份。

做大锅菜得村里有这方面专长的妇女来掌勺,一般的用料有青菜、豆腐、粉条、肉菜。肉丝放入油锅,放酱,撒上葱、姜、蒜、大料等佐料,然后放入豆腐、粉条和大厨自制的大丸子,调好火候慢慢炖。

一个小时后,这大锅菜就成了。做好的大锅菜,热腾腾香喷喷,真让人馋涎欲滴。每人盛上满满一大碗,就着热腾腾的大馒头,一口菜一口馒头,那滋味儿,一个字,美!一碗不够,再来一碗,厚道的主家总会管饱的。末了,还要把碗里剩下的菜汁儿都吃干净,咂吧咂吧嘴,打个饱嗝,摸摸肚皮,舒服!

家乡的大锅菜不同于东北的乱炖,也不同于南方的烩菜,有着独特的乡味。

吃过几次农村宴席上的大锅菜,妻子试着在家里做了几次,但家中的小锅小灶,怎么也做不出农村喜宴的滋味。

老家还是那个老家,虽然父母不在了。但村庄还在,朴实的老乡还在。走出村外,回头望一眼村庄,又能闻到了那股久违了的菜香。

投稿邮箱:czwbsw@sina.com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花开诗旅

秋游泓湾

■张海燕

故人具荷船,邀我游泓湾。

未料山呼庄,竟有此景观。

八月黑龙港,荷花开嫣然。

解缆登小舟,轻摇乌篷船。

误入荷深处,采得藕叶鲜。

送去备餐饭,河虾跃出盘。

文人雅聚集,诵诗来佐餐。

美文一篇篇,窗外葵田田。

酒后兴未尽,摇床荡悠然。

树下黄狗闹,架上葫芦悬。

日落黄昏时,几人登快船。

船行树照水,水映桥栏杆。

栏后桥沧桑,白鹭飞翩然。

疑行漓江上,人游画中间。

归前放夜舟,河上影如幻。

直欲随舟逝,江湖无名传。

归去脚蹒跚,藤绕瓜蔓缠。

一湾河水静,巢中鸟深眠。

此中有真意,无须再缀言。

待到冰封日,还来书雪笺。

母亲的梳妆盒

■靳玲

母亲有个梳妆盒。据说是姥姥送给她的嫁妆,听说里面有几件值钱首饰,好像还有一件祖姥姥送给她的玉簪。

梳妆盒一直在箱底压着,钥匙在母亲衣袋里,她从没拿出来过。我们甚至不知道梳妆盒里面首饰的模样。

自从父亲去世后,母亲就沉默寡言,喜欢坐父亲坐过的椅子,喜欢用父亲用过的茶杯和碗筷,喜欢摸父亲用过的毛巾。后来我们把父亲用过的东西在父亲的祭日烧了。我们请父亲把这些物品收下,保佑母亲健康。

母亲静默了多日,从箱子里翻出了沉寂多年的梳妆盒。盒子不大,暗红色,前面镶着铜扣,几个铜钉依旧发亮,盒子顶上刻着朵牡丹,依旧栩栩如生。我好奇里面的首饰,又不敢打开。于是小心翼翼地提醒母亲,里面的东西会不会掉色?母亲看了我一眼,什么也没说。母亲越是什么不说,我的好奇心越浓厚。

有一天,夜深了,母亲屋里还亮着灯,我悄悄地走近,母亲又在捧着

她的梳妆盒看。母亲一边抚摸,一边把脸贴在梳妆盒上,闭上眼睛,泪从含拢的眼睛里流下。我猜想,母亲对梳妆盒如此深情,也许是想起了过世的姥姥。这个梳妆盒是姥姥送她的嫁妆,对过世的亲人,睹物也是一种念想。

母亲抬起头,擦擦眼睛,缓缓地打开盒盖。我踮起脚尖,昂起头,屏气凝神。盒盖开了,盒里面躺着一张发黄的相片。母亲双手捧起照片,那是母亲和父亲年轻时的合影。年代久远,照片有些模糊。

母亲哭了,我不想打扰母亲,让她和父亲叙叙旧吧。刚转身,就听母亲说:“还记得你生的那场病吗?当时大家都困难,我借遍了亲朋好友,没借到钱,就把首饰卖了。你知道那么多首饰卖了多少钱吗?卖了50块钱。我不后悔,它毕竟救了你的命。后来我就把咱们年轻时唯一的一张合影放进去。你走的这些年,它一直陪伴着我。”

我默默地离开了母亲的房门。那个不鲜艳的梳妆盒是那样重,那样沉。



【虫声】

秋,悄悄地走来,带着丝丝凉意,也伴着啾啾虫鸣。尤其在寂静的夜晚,不论是月朗星稀的乡间,还是灯火阑珊的都市,虫儿们忘情地高歌。带有金属质感的虫鸣,如空气一般四处弥漫,环绕在我我身边,演绎成一曲美妙的和弦。

——刘明礼

【秋意】

岁月的衣襟上还别着一朵凋谢的蔷薇,秋风又卷来一阵芳香。打开秋的书卷,花木氤氲着一种清凉之境。一抹枫叶红翩然如蝶,一树松针绿清新可闻,一丛菊花黄覆盖满院零落,一路紫薇粉描摹秋的恣意……如诗的秋味,在风物的枝叶上缓缓叙述。

——杜明芬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枣花】

荼蘼花事了,枣花还在后。枣花是夏花中开得最晚败得最早的花,实在不招人喜欢。枣花的香气虽不浓郁,但近距离可以清晰闻到。娇小的枣花开得热烈又安静,香气清淡而又含蓄。枣枝上密密匝匝的枣花引来无数的蜜蜂,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场景。枣花花期虽短,但它以果儿的形式延续着生命,更加生机勃勃。

——曹宏安